

指揮如意笑談中

羅列外傳 (三)

第一將軍的榮枯顯默

● 趙掄元（退伍中將、自由作家）

待人寬厚從善如流

民國三十六年（一九四七）夏，第一戰區長官部，奉命改組為西安綏靖公署，胡宗南調任西安綏署主任。民國三十八年（一九四九）春，羅列調任西安綏署副主任兼參謀長，贊襄指揮關中、陝南及陝甘川鄂邊區的戡亂戰事。當時大局逆轉，東北撤守，北平局勢和平變色，徐蚌會戰失利，總統蔣中正引退，南京國民政府遷到廣州，西安綏署奉令遷移漢中辦公，軍務倥傯，電信繁忙，羅參謀長胸有成竹，處事從容，公文逐字核閱，部屬面報則洗耳傾聽，如此耐心的幕僚長，實在令人欽佩。不過這樣認真處理事務，耗時太多，因而批閱公文，每至午夜，太過辛勞。各處主管，有時也會感到不便，譬如某處長有急事親去面報核批，每遇參謀長正在會客，只好在別室等待，時常一等就是一、二小時，待到客人告辭，始知是第一軍的下級舊部，纓敘家常而已。誠如第一軍副參謀長張銘梓曾當面建議：「應集中精力應付重大事故，一般瑣務與例行公事，應可授權辦理。」羅列雖也從善如流，並訂定分層負責辦法，但以待人寬厚，謙讓容眾成性，只要部屬見到他，他仍是耐心聽取下情，詳予指示。

深謀遠慮扣存軍餉

民國三十八年（一九四九）四月，國民政府播遷廣州，金元券貶值，幾已無人收受，七月二日，財政部在廣州改發銀元券，規定金元券五億元兌換銀元券一元，人民談券色變，銀元券亦為人不願接受，政府為確保官兵生活，維持戰力，毅然決定軍隊薪餉公費，改發銀元，銀元不足，搭配黃金，薪餉給與改為士兵一律月支五元，尉官十元，校官十五元，將官二十一元，按月空運各地。羅列深謀遠慮，特對筆者說：「現在大局混沌，內閣一再改組（孫科、何應欽、閻錫山），政策搖擺不定，萬一餉銀運輸不繼，幾十萬大軍

，立將斷炊，問題嚴重，可否將餉銀扣存一部，以備萬一？」我說：「這怕有困難，第一、官兵要告我剋扣軍餉，第二、大量保管金銀，萬一被劫，吃罪不起。」羅列笑說：「你先不要怕，此事要辦，自是由經署明令辦理；保管金銀可洽商銀行代辦，或多派警衛自管。」於是由經署召集各部隊開會決定，每月每人自薪餉中扣存二元，即行實施。不料部隊官兵，紛紛寫信，把我罵得狗血噴頭。我那時年輕氣盛，把來信包起，持見羅列，將來信攤在他的桌上，說道：「扣存軍餉，群情大譁，謾罵威脅，實難忍此不白之冤，請准即日停辦扣存，否則准我辭職！」羅列慢吞吞的笑說：「你如此毛躁衝動，何能承擔大任，幾個無知士兵的指責，何足掛懷？」我說：「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，如此群情洶湧，必致影響士氣，進而牽動戰局。」羅列說：「我曾電話問過許多部隊長，他們說官兵大都諒解，吵鬧者只是少數，你把來信的部隊番號列個表，我再電話他們的部隊長，妥為疏通。你不要洩氣，安心工作。」羅列就是這樣涵養深厚，三言兩語，解決了問題，真是所謂「指揮如意笑談中」了。

軍事逆轉退守成都

民國三十八年十月，國民政府又自廣州遷移重慶，不久成渝又見告急，蔣中正以國民黨總裁的身分，坐鎮重慶，經署部隊自漢中奉命緊急馳援，千里行軍，遽爾應戰，第一六七師師長趙仁陣亡。重慶棄守，國民政府遷至成都。胡宗南調任西南長官公署代理長官，羅列代參謀長，奉蔣中正總裁指示，保衛成都、經營西昌，無論如何要在大陸留一據點，以利爾後反攻的支援。

胡宗南長官所轄部隊，最精銳的第一軍，遠道馳援重慶，被敵軍各個擊破，損失慘重；但仍有完整部隊，陸續到達成都，可是成都一片平原，無險可守，歷史上亦從無堅守成都成功者；西昌地瘠民貧，毫無經營價值，有識之士，曾建議胡宗南及羅列，率領所部南下昆明，設立指揮部，萬不得已，尚可撤守越南，伺機再舉。胡羅兩將軍，亦知此為上策，但因蔣中正總裁面諭，上命難違，只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，愚忠可敬可嘆。

固守成都的計劃，又意見紛歧，舉棋不定，內有某副參謀長，喜好大言，每晚研討防禦部署，輒高談闊論，滔滔不休；羅列一向虛懷若谷，從善如流，由於朝夕改，把部隊東調西調，澈夜忙碌，羅列參謀長等黎明才得就寢，過午始起，各處每遇重要請示事項，只好待至下午。筆者曾在總務處遇見第三十軍軍長魯崇義大吐苦水，他說：「要我打仗我不怕，把我的部隊東調西調，每夜行軍百八十里，人困馬乏，如何作戰？」嗣因盧漢、劉文輝相繼附共，胡宗南代長官雖力圖振作，大局仍不可為，只好退守西昌。

苦守西昌孤軍奮鬥

民國三十九年（一九五〇）年初，羅列追隨胡宗南到達西昌，窮兩月之力，不眠不休，竭力經營西昌，奈以川康道路險阻，益以沿途遭到劉（文輝）鄧（錫侯）叛軍圍截，國軍到達西昌者，百不及一，經改編地方民間武力，總共不及萬人，明知局勢陷危，立腳不易，但凜於西昌乃大陸最後據點，後此一步，再無依憑，只有盡其在我，慘淡經營。不料敵軍挾十萬之衆，自康滇黔各省，分六路圍攻，國軍奮戰兼旬，衆寡懸殊，西昌終被合圍。三月二十六日，政府派運輸機兩架，蔣中正總裁並諭知胡宗南代長官，如能將指揮權交付妥人接替，即可偕同西康省主席賀國光返台。胡宗南以無適當人選堪負重任，踟躕不願輕離西昌，羅列鑑於當時情勢，以胡宗

南乃國家棟樑，理當忍辱負重，乃堅勸胡宗南遵命返台，願以紀信（註一）自況，接替指揮，苦守西昌。於是羅列親送胡宗南登機飛離西昌，自率所部兩個警衛連，一個新兵營及騾馬輜重一隊，離西昌城北上，擬依反共救國軍第一縱隊司令鄧德亮之助，與昭覺之劉孟廉部會合。二十六日，戰於瀘沽，二十七日到達甘相營，二十九日南移祭妖溝，苦戰四晝夜，傷亡慘重，生者亦飢疲不堪，羅列為激勵士氣，當衆手刃敵方勸降代表，於是衆皆奮戰，至四月一日，所部傷亡殆盡，敵軍洶湧掩至，羅列亦負傷數處，乃舉槍擊頭，欲自戕以殉，為左右奪下手槍，擁扶突圍，匆促之間，墜落溝谷，昏厥不醒人事，衆皆認其已死，黯然散去。黑夜中甦醒過來，不知身在何處，幸為西康人所救，隱匿脫險。敵人誤認他屍為羅列，遽以「羅列陣亡」發佈消息。羅列夫人、胡宗南長官等在台聞知，無不哀痛萬分；政府為激勵忠義，經明令追贈上將，入祀忠烈祠。

脫險歸來死而復生

民國四十年（一九五一年）三月底某日，胡宗南將軍在台忽接羅列自香港來電，謂已脫險抵港，請予接濟；胡驚喜交集，恍如夢中，一面急電香港辦事處處長徐先麟，速接來電住址，前往接待；一面報告總統蔣中正（蔣總統已於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一日復行視事），並知會羅夫人葉紹勤女士。徐處長按址尋至一小客棧，會見了羅列，陪他理髮、洗澡、進餐、換裝，並移住較大旅舍。羅列自西昌歷險至香港，一路風塵僕僕，提心吊膽，惟恐被共軍視破身分；抵港後又恐港警盤查身分不符，遞解出境，一直心情警惕、精神緊張，至此寬心定神，倒頭便睡，大睡一日一夜，精神體力，漸見恢復；在香港稍事休憩，於四月十五日返抵復興基地台灣。

回到台灣，受到胡宗南及家族友好的熱烈歡迎，爭詢脫險經過。羅列說：「在甘相營祭妖溝最後一戰，受傷昏落山溝，深夜甦醒，棉衣已被土人扒去，甚感寒冷，勉強爬至一鄉民家，得其相助，脫離險境，扶傷進入川康邊境之積橫山，招收殘部，擬繼續打游擊以求生存發展；歷時四個月，以共軍地方組織相繼建立，控制手段，愈益嚴酷。深知事不可為，不得已化裝為工商小販，潛居於四川井研、成都一帶又四閱月。及至傷勢痊癒，於民國四十年（一九五一年）元月，摒擋南下，經重慶、宜昌、漢口、長沙、廣州等地，歷經三個多月，沿途備嘗艱險困阻，於三月底到達香港。」

官符如火一再升遷

總統蔣中正隨即召見羅列，對他慰勉有加。於此發生了一個問題，羅列已經明令追贈上將，如今生還，如要復職，應是什麼階級？有人說：原是陣亡追贈，既未陣亡，追贈當然取銷；又有人說：追贈上將，並非由於陣亡，主要是他臨難授命，功在國家，否則陣亡者甚多，為何只追贈羅某一一人？現幸生還，豈可將原施恩典一筆勾消，自應特予晉升上將；也有說：戰後逃出者甚多，諸如成都保衛戰中第五兵團司令李文，成都防衛總司令盛文，都是臨危接受任務，都是戰至一兵一卒，忠貞不屈，潛返台灣，均未受到獎賞，何能對羅某例外？蔣中正總統當機立斷，任羅列為國防部中將高參（與李文、盛文二人相同），死上將變了活中將，表面看來似感委屈，但羅列的忠義風範，為蔣中正總統所深知，指派入革命實踐研究院十三期及圓山軍官訓練高級班第二期受訓，旋於民國四十一年（一九五二年）調任國防部第三廳廳長，次年調任第一廳廳長，一年後調升參謀次長，又一年後升任副參謀總長；民國四十六年（一九五

七) 調任陸軍第一軍團司令，兩年後調升陸軍總司令，晉階二級上將，循序升轉，以漸進而實惠的手法，酬庸羅列的忠義大節。茲列述羅列在台工作期間瑣事數則，以見其待人治事之風範。

忠於工作不善逢迎

羅列任副參謀總長時，公文浩繁，上班時間，除了開會會客外，無暇核閱文稿，而他又必須逐字逐句，推敲審讀，所以每天回家甚晚，因為下班以後，既無訪客，又少電話，可以靜心核批公文。此事被政治部蔣經國主任聞知，特於下班以後，走訪羅列辦公室，一面稱頌他枵腹從公，一面勸他節勞身心，為國珍重。羅列以禮接待，並致謝意。蔣經國一連數次到羅列辦公室致意慰勉，羅列頗為感動，不過他認為這是政治部慰勉官員激勵士氣的例行工作，未予特別注意，亦未回拜，以後蔣經國主任也就不再來了。當時許多人都認定蔣經國必是將來總統的繼承人，聲勢見官大一級，巴結逢迎，惟恐不及；而羅列竟漠然置之，只知盡心工作，未嘗計及個人利害，其實胡宗南的部下，大都不善奔走鑽營，蓋亦胡宗南領軍傳統使然。

用人惟公培育才俊

羅列從不結黨營私，歷任軍中要職，但無私人「班底」，用人都是就地取材，因材器使。不過有時也因誤採虛聲，名不符實。譬如他任第一軍團司令時，參謀長出缺，他寧可把軍校十期畢業的老部下張銘梓屈任副參謀長，另行保荐軍校十一期畢業的王某出任參謀長，因王某的學經歷顯赫，曾在美國裝甲兵學校及憲兵學校畢業，歷任裝甲兵學校校長，裝甲兵第二師師長，資歷完整。羅列與王某從無一面之識，等到王某到差以後，才發現王某對幕僚業務，毫無經驗，且秉性偏狹，處事乖張。羅列只好耐心指導糾正，未曾當面說過一句重話。

軍團通信組長出缺，羅列發現軍團有個上校附員，名叫雲鎮，南開大學、通校高級班畢業，品學兼優，幹練有為，即保雲鎮繼任通信組長，不料國防部說，雲鎮是列管人員，因為他曾任孫立人(註二)的無線電台台長，政工單位規定，他不能任主管職務。羅列覺得此種無辜株連，實不公平，乃親至總政戰部，面見當時總政戰部主任蔣堅忍說：「我保證雲鎮忠貞不二，請予解除管制！」蔣堅忍說：「孫案關係重大，你對雲鎮非親非故，相知不深，何必冒此不韙？」羅列說：「我需要他做事，出了問題我負責！」蔣堅忍推諉不過，勉予同意。雲鎮出任軍團通信組長，頗為得力，後來升任陸軍通信署副署長。不久，羅列調離陸軍總司令職位，雲鎮覺得無甚前途，自請退役，赴美國留學深造，獲電子博士學位，畢業後在加州大學任教，現已退休。

不治私產公用不濫

羅列不治私產，公私分明，家中生活檢樸；但因公用款，非常大方，在軍團司令及陸軍總司令任內，諸如對部屬的病患慰問、困難救濟、老部下資助以及招待美軍顧問與其它公關開支等，從不吝嗇小氣，手筆甚大，頗有胡宗南將軍的豪氣。但額定特支費用有限，必須另行籌措挹注，預財人員不得不費盡心機，檢討預算，申請變更科目，流用經費，拆東補西，挖肉補瘡，時有捉襟見肘之感。

記憶力強隨時入睡

羅列精力過人，記憶力甚強，向他報告公事，必須事先妥為準備，詳記時地及數字，否則就會被他問得暈頭轉向。開酒會招待美軍顧問，他不但每個人都能叫出階級姓名，就連他們的眷屬，也能稱名道姓，閒話家常。羅列另有一項本領，他能隨時入睡；譬如他從龍崗第一軍團司令部出發去台北開會，車行四十分鐘，他一上車就呼呼大睡，到達會場，已睡足一大覺，精神煥發。即在戰場敵前，他也可納頭便睡。他任第一軍軍長時，戰況緊急，他到前線督戰，各陣地紛紛要求撤退，羅軍長判斷敵情後，下達命令：「必須再支持兩小時，聽候後命！」然後告訴隨從參謀：「我現在小睡一小時！」隨即倒頭就睡，鼾聲大作。又如民國四十五年（一九五六）台北市劉自然事件發生後，國防部成立指揮所，由副總長羅列主持調遣部隊，入市鎮壓，日以繼夜，忙碌不堪，參謀人員分班休息，羅列在辦公桌旁設一行軍床，指示機宜完畢，即小睡一覺，有情況立即起床發號施令，辦公完畢後再睡，隨辦隨睡。他向參謀人員說：「你們是分班休息，我是分段休息。」若非大智大勇，曷克臻此？

襄陽演習備受嘉勉

當年蔣中正老總統，確有反攻大陸的決心與壯志，凜於「人馬未動，糧草先行」的古訓，後勤供應物資，必須先期製儲準備，代名「先勤案」，陸供部各庫，均儲有大批「先勤」案物資，專庫存儲列管。民國四十九年（一九六〇）實施大規模的三軍聯合大演習，代名為「襄陽演習」，羅列奉命主持統裁部。作業完成後，向層峰簡報，並各別與聯合預習各一次。羅列在籌劃階段，與鄭為元、程有秋兩將軍，不眠不休有半月以上。演習以前，蔣中正總統親臨統裁部聽取簡報及沙盤預習，對聯合作戰應密切配合各要點，作了詳細的指示。演習以後，蔣總統在休息室曾說：「羅總司令的演習與實施，均能一致，我所指示的你們都作到了，我未講的也做了，很好很好。」襄陽演習，圓滿成功，獲得層峰稱許；反攻大陸，果能如演習那樣，一舉成功，此種隔海作戰，以少勝多的戰例，將功蓋二次世界大戰的盟軍統帥艾森豪。（註三）

美軍顧問無不欽佩

羅列總司令在美軍顧問團中，甚有人望，老美稱譽他是中國的拿破崙。民國五十年（一九六一），美國陸軍部邀請羅列訪問美國，得到美方盛大款待，羅列深入觀察，對各種軍事設施、軍隊教育、編裝及後勤的優劣與國防思想，獲致珍貴的心得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錯，羅列默察國際大勢及時代潮流，對建軍、反攻、復國，有了新的認識，準備回國之後，襄贊總統，大展鴻圖。國人鑑於他的智信仁勇，許以「國士」，益以總統對他言聽計從，炙手可熱，真是聲光萬丈，如日中天。（未完待續）

註一：漢王劉邦被霸王項羽圍困榮陽，情勢危急，大將紀信密向漢王說：「大王困守孤城，兵少糧盡，定難久守，不如脫圍他去，徐圖後舉；但敵軍四面圍困，毫無隙路，不如將臣軀代作大王，假扮出城投降，令敵軍無備，大王可乘間出圍。」漢王說：「如將軍言，我雖出眾圍，將軍豈不危險？」紀信說：「苟不如此，城破之日，玉石俱焚，臣雖死又有何益？今只死一臣，不但大王脫禍，



①羅列（左）在襄陽演習中與戰士談話。

②羅列（左二）與美軍太平洋總司令懷特上將（左）合影



就是諸多將士，亦得全生，是一臣而抵千萬人性命，也算值得了！」漢王涕泣說：「將軍忠誠貫日，古今無二，但願上天默佑，共得保全。」紀信乃假扮漢王，乘坐龍車，大開東門，向楚營進發；漢王偕同張良、陳平等，潛開西門而逃。霸王親迎，紀信拱手說：「吾乃漢大將紀信，我王已出西門而去，整頓兵馬，再來決戰。」霸王聞言大怒，命舉火焚車，紀信忍痛端坐。霎時皮焦骨爛。一道忠魂，升往九霄雲外去了。

註二：總統府參軍長孫立人，於民國四十四年（一九五五）以煽動軍隊叛變嫌疑，被撤職軟禁，一部嫌犯送去綠島管訓，一部由政治部列管，雲鎮是列管人員。

註三：第二次大戰時，盟軍統帥艾森豪，率軍在諾曼第登陸，一戰成功。但盟軍的裝備與人員優於敵軍（軸心國家的武力）甚多。